

人性考察

姜孟冯

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但荀子这里所指的，只不过是这种有机生命体所具备的本性罢了，很显然，无论本性是善是恶，人性都在不断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古代才会有所谓的圣人的出现。

而人性发生变化的原因，很显然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这个个体不断受到外界对其所进行的种种干涉，而这种干涉作用之所以能够维持，很显然是因为人的记忆。

人性在变化过程中的存在形式是人格，人格的存在依赖于记忆。

那么姑且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一个人的人格存在于何处？

一般人可能认为是脑，但是这个观点很难让我认同。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灵魂，能够将之现诸形态的是人的由各种经历累积而成的知性和人的空壳般的肉体。

单有孕育知性的脑是产生不了人格的。……虽然按照笛卡尔的逻辑，思维是证明自我存在的充分条件，但仅有脑部的思维而没有肉体是不能产生自我意识的。没有他物之所在，何来自我之说？但如果有了肉体，与之同步培养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人格。喜欢自己的肉体的人应该是社交型的人格，而讨厌自己的肉体的人则是内向型的人格。虽然光有知性也可以培养出人格，但那样的人格是无法认识自己的，那也已经不能称之为人格，与计算机没有什么两样了。

刚出生的动物拥有婴儿的身体及与之相应的知性的萌芽。因此肉体单独产生的人格不具有意义。即使谁的肉体具有了人格，肉体本身却不会对自身产生认识。因为在此之前，脑已经具有了知性。脑明明是身体的一部分，知性这种东西却会将孕育了自己的脑与肉体分别起来看，把脑看成是特别的存在。

正如软件失去了硬件就不具备形体，而硬件失去了软件也无法独立运转。所谓的人格，依赖于知性与肉体的同时具备——

但是记忆不一样，肉体本身拥有的记忆并不是一无是处。

一个失忆的人，并不等同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正是因为肉体已经为之记忆了一些东西。如同非条件反射一样，人们常常做着没有理由而仅仅因为习惯的事情……

记忆，不等同于人格。

记忆的四大机能是铭记、保存、播放与再认。如同刻录影音光碟一样，把所接受的影像刻录下来，小心翼翼的保存好，要看的时候用放影机再生，确认再生的内容跟以前相同。而只要其中一个功能故障，记忆这项功能就无法正常运作了。

前面两个机能的丧失很显然导致记忆功能出现故障，人格会出现部分或整体的残缺或混乱。播放机能丧失的人不可能具有意识。最特别的——铭记、保存、播放都没问题，而失去再认的人——将会没有自我。一切发生过的事将不会是记忆而是记录，一切只能当作数据来看待，一切的回忆不是由自身形成的东西，而只是为了对应外界而形成的情报而已。知道自己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但那不属于自己，那就好比一直在看着不同的新电影一样。无法做到属于自己的思考，连自我都没有，没有自己的意志，这就跟前文所说的只有知性而产生出的人格没什么两样了。

人性，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分为三个部分——理性、精神与欲望。他这一三分概念基于对所有人都有过的内在困惑和冲突的一般经验。当他分析这一冲突的本质时，他发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活动。第一，存在着一种对目的或价值的意识，而这是理性的活动。第二，存在着激发行动的驱动力——精神——它起初是两可的，但却会对理性的指示做出响应。第三，存在着对物质的东西的欲望。

这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组成一个完备的秩序，不能分看来独立看待。过于强调理性只会沦为禁欲主义，更甚者则可能像犬儒学派一样过着狗一样的日子。智者派过分强调了精神，所以才就把一切都说是相对的，成为诡辩论者。而荀子的性恶论，恰恰正是过分强调欲望的产物。

正因为这三者的一体性，所以人们片面的认识只会导致片面的结果。

但是在柏拉图之后关于恶的原因的讨论中，则把这三者归结为德牧革或天神的创造物。而且由于他“灵魂坠落”理论，人的身体在他看来是破坏灵魂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秩序，阻碍自身恢复失去的道德的存在。显然，这种观点是相当荒谬的。

身体，只不过是人格的容器而已。虽然它的确会对人性造成影响，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平衡加以干涉，但很显然不一定是起阻碍作用的。正如前文所说的，身体具有记忆，这种记忆会成为干涉所依赖的手段。所谓身体的惰性，只不过是一些人的身体所记住的其过去经验的体现而已。一个勤劳的人，只要身体一直保持勤劳的习惯，最终其人格也必定是勤劳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人性，是人格的集合，依赖于记忆而存在于脑与肉体之中。人通过人性来和这个世界所进行交流，从而认识、改造这个世界，没有人性也就无法称之为人类，仅仅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有机生命体罢了……

如此看来，人性正是在自己曾存在的历史中展现自我的一种证据。所有的事物终究会消失、灭亡、进而死去。事物就是因为无法挽回，才会让人重视而不让它逝去。但即使消失、即使被遗忘，事物的存在依旧不会改变，会改变的东西，只是观测者眼中所见的世界而已。